



## 巍巍陈草蕡

◎严世进

在我们的记忆里,20世纪60年代,草和粮食一样金贵。村子里的每家每户,房前或屋后都有一个大小不等的草蕡,似乎成了每个农家的标配。大大的草蕡成了生活富有的象征,男女相亲时都要看看双方草蕡的大小。

农闲的时候,择一阳光之日,人们从渠边岸头把玉米秆儿、麦草拉回家,一捆一捆,一颤一倒,依着一棵树,或是一堵墙,层层往上堆,大人们站在高凳上,踮着脚尖拼命往上堆,差不多了,就从一头爬上去,顺势踩实,封好顶,再用草绳四角交叉牵拉着,以防风吹雨打。看上去像个小房子,远远就能闻到那种庄稼的清香味,虽然苦一点,心里却溢满了一种成就感。

那时候,我们出村的机会比较少,外面的世界怎么样,不知道,也没想过。上学了长大了,渐渐有了想出去看看的朦胧想法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在丁堰工作的姐姐一时兴起,带我们去她那里玩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,那种高兴的劲儿,像年三十吃了红烧肉似的。我们4人骑着临时借来的自行车,像放飞的鸽子,一路争先,一路欢笑。突然,不远处有一座高大而黑乎乎的物体,矗立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,有的说是电影里

的炮楼,有的说是粮站里的粮仓;我说是大队的土窑。当我们走近一看,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草蕡,啊!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草蕡,大家一片惊呼。这一惊呼也罢,却吓到了躲在草蕡里的麻雀,它们像有谁指挥一样,“呼”的一声飞向了蓝蓝的天空,留下了一个个小小的黑洞,原来这是它们的爱屋。说时迟那时快,一只灰色的野兔蹿了出去,不一会儿就消失了。我们正在凝神观望,姐姐的呼喊把我们惊醒了,我们你一言我一语,“这草蕡为什么这样大呀?”“为什么是黑黑的颜色?”姐姐说:“堆多了就大了,时间长了就黑了。”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。我们还似懂非懂,带着许多疑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陈草蕡。

多少年过去了,直到前不久,我受朋友之约,驱车来到陈草蕡的身旁。这里的一切都有了新的模样。仰望着它,陈草蕡长高了,加上“蒙古包”形的草蕡顶,足足有20米高,几里外都可看见,我轻轻抚摸着草蕡,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。

当地的一名张姓老人向我们介绍:这个草蕡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。曾经,如皋冒氏十一世祖冒宇文兄弟分家搬运草蕡时,母亲嘱咐子女,这是祖上的遗产,以后“只许加高

不可妄取”,代代相传,陈草蕡由此得名。冒氏老小为保持草蕡的高度,常年“只加不取”,宁可披星戴月去拾草维持日常生活,也要把好的庄稼秸秆添加于草蕡。日积月累年复一年,草蕡年年增高,虽然经历了好几次灾难,但依然完好无损。从顺治年间开始堆,却从未倒塌过。当年日军在村里扫荡放火时,全村的茅屋几乎全部烧光,草蕡怎么也烧不着,吓得日本人围着草蕡跪拜祈求保佑。草蕡还历经多次龙卷风的袭击,周围房舍树木均难逃一劫,唯独草蕡安然无恙。是冒氏家族所为感动了神灵吗?草蕡就是一个朴素无华的草堆,但在冒氏家族中,微中见大,诠释了勤俭持家、勤劳发家的优良家风。就像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说的那样“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”,这是农家人生存的基石,也是农耕文化的底色所在。

陈草蕡作为冒氏族人家风的载体并作为永续的精神追求,在此建了楼台亭阁以及长寿门等景观,陈草蕡成了冒氏后代心目中最神圣的古存一宝、游人拍照留念的打卡之地。

巍巍陈草蕡,深藏土古奇。乡贤撰联“宇宙空间只此一蕡,文物世界并无二样”,虽不是砖石所筑,却是精神高地。如今,其成了千年古镇丁堰的文化地标。

## 高山之重 流水之柔

◎缪昀晓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悄悄漏下来,斑驳地洒在山间小路上。踏着这些光影,每步都落在时间的纹理上,耳边浅吟岁月低语。我漫步,心中复杂的情感涌动,如同一首长长的诗,在胸中慢慢流淌。

幼时无忧无虑,坐在父亲肩头,晃着小脚,仰望那片无边无际的蓝天,那一刻我想做只翱翔于天际间的鹰,与世界相拥。如今,当我再次抬头看那片曾经遥不可及的蔚蓝,心中多了几分成熟和从容。闭上眼睛,深呼吸,山间的空气和着茶香的清新带着大地母亲的温柔,是光阴给予的宁静和沉淀。

成长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旅程,它教会了我们坚韧和珍惜。那些历经风雨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珍珠,时刻散发着温暖的光芒。曾经,那如高山

屹立的脊背一直挡在我的身前,为我撑着头顶的那片天,不论风雨,始终坚定不移为我营造了一个拥抱世界的梦。偶然低头发现那条一直滋润着自己的河流,流淌时不再是那么急了,我的心也因此变得更加沉稳和坚定。直到一滴雨水落在自己发间时猛然发现,挡在自己身前的那座高山不知何时落在了身后。

我沿着山间小路前进,每一步都显得那么坚实有力,脚下的土地在回应我的每一个步伐。我穿过树林,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发出悦耳的沙沙声,仿佛在为我的成长之路鼓掌加油。触摸着粗糙的树皮,我能感觉到时光在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,那是时间的见证,也是成长的烙印。

越过高山,如血般的夕阳映照在天边,像一幅壮丽的画卷。我凝视着

夕阳的余晖,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我知道,每一个夜晚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黎明的到来,而我心中那份期盼和憧憬,是我勇往直前的源泉和动力。

回首过去,我心中充满感激。感激那些曾陪伴我走过风风雨雨的人,感激那些让我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经历,更感激那个曾经勇敢追梦的自己。高山之重,赋予了我坚韧和担当的品质;流水之柔,教会了我包容和理解的智慧。

未来的征途上,我将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前行,尽管前路漫长且充满未知,只要心中有光,脚下就有路。那些曾经相伴身侧的高山与流水,将永远成为我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财富,引领我走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。

鸟瞰南濠河  
◎李斌



不可妄取”,代代相传,陈草蕡由此得名。冒氏老小为保持草蕡的高度,常年“只加不取”,宁可披星戴月去拾草维持日常生活,也要把好的庄稼秸秆添加于草蕡。日积月累年复一年,草蕡年年增高,虽然经历了好几次灾难,但依然完好无损。从顺治年间开始堆,却从未倒塌过。当年日军在村里扫荡放火时,全村的茅屋几乎全部烧光,草蕡怎么也烧不着,吓得日本人围着草蕡跪拜祈求保佑。草蕡还历经多次龙卷风的袭击,周围房舍树木均难逃一劫,唯独草蕡安然无恙。是冒氏家族所为感动了神灵吗?草蕡就是一个朴素无华的草堆,但在冒氏家族中,微中见大,诠释了勤俭持家、勤劳发家的优良家风。就像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说的那样“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”,这是农家人生存的基石,也是农耕文化的底色所在。

陈草蕡作为冒氏族人家风的载体并作为永续的精神追求,在此建了楼台亭阁以及长寿门等景观,陈草蕡成了冒氏后代心目中最神圣的古存一宝、游人拍照留念的打卡之地。

巍巍陈草蕡,深藏土古奇。乡贤撰联“宇宙空间只此一蕡,文物世界并无二样”,虽不是砖石所筑,却是精神高地。如今,其成了千年古镇丁堰的文化地标。



夕阳的余晖,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我知道,每一个夜晚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黎明的到来,而我心中那份期盼和憧憬,是我勇往直前的源泉和动力。

回首过去,我心中充满感激。感激那些曾陪伴我走过风风雨雨的人,感激那些让我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经历,更感激那个曾经勇敢追梦的自己。高山之重,赋予了我坚韧和担当的品质;流水之柔,教会了我包容和理解的智慧。

未来的征途上,我将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前行,尽管前路漫长且充满未知,只要心中有光,脚下就有路。那些曾经相伴身侧的高山与流水,将永远成为我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财富,引领我走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。

紫琅诗会

## 乌桕红叶(外一首)

◎方述怀

鸟柏挺立在卧龙山间  
指引家的方向  
还不停地叮嘱行人  
风清露冷,勿忘添衣

鸟柏给久违的山路  
以湿润的眼眸  
饱含杂树与野竹的缠绵  
和不知名的辎重

卧龙湖畔的往事  
低眉俯首,逐步褪去色彩  
只有乌柏还在高声地  
喊我的名字

那声音,扎着红红的头巾  
飘过田野  
穿过风雨中的砖瓦  
在村庄里轻轻落地

## 爱景山拾忆

从东面蜿蜒,跃向西面  
山麓之下村落棋盘般铺展  
退伍的战友和亲人  
在锶矿拉车  
如双峰相互依偎

爱景山山腹,矿脉纵横丰饶  
哨子声、爆破声阻断了步履  
养活了无数职工  
却也伤了环境的根基  
如今,最原始的开采声  
从枝头撤离

岁月留下的深深烙印  
早已经被覆盖  
眼前的村庄和树木  
把旧日子包裹住  
只是,在我湿润的眼睛里  
还能开采出昨天的矿藏

## 生活的盐

◎侯求学

没有月亮的晚上  
路灯从窗户探进头来  
其实它比月亮陪我更多  
甚至是风雨无阻

没有花儿的日子  
绿叶和树枝天天坚守着  
它比花儿更日常更经久  
只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

大悲大喜原本就是生活的盐  
只在千百个稀疏平常的日夜里  
呛出些悲喜的泪  
我们过的就是个不能再普通的日常